

唐求初探

房锐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唐求是晚唐一位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隐士。其主要活动于武宗会昌年间至唐灭亡前后,思想兼融儒释道三家。他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及下层文人心态,风格清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晚唐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关键词:唐求;生平事迹;交游;思想;诗歌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4-0088-07

唐求“生不逢时,匿迹韬声”[1],在生前就已“人多不识”[2](卷十)。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故两《唐书》、两《五代史》俱无传。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仅存的零星材料和唐求传世的少量诗作中,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希望恢复这位与众不同的蜀州(今四川省崇州市)诗人的本来面目。唐求“生唐之末,不屈志权帅,亮节高风,其襟怀一寄之于诗”[1]。其诗在内容、艺术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也是古巴蜀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格外珍视。

录解题》卷十九、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赵宦光及黄习远《万首唐人绝句》卷三十七等均作“求”。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一作“球”。杨慎《升庵诗话》卷八作“求”,卷十一又作“球”。《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四唐求小传亦云:“一作球。”按:疑因读音相同,在抄写过程中“求”误作“球”。今多从《北梦琐言》、《茅亭客话》等作“求”。

关于唐求的籍贯,主要有四种说法:《茅亭客话》卷三说他是“蜀州青城县味江山人”,《唐诗纪事》卷五十、《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四说他“居蜀之味江山”。《唐才子传》卷十“唐求条”云:“求,隐君也,成都人。”《升庵诗话》卷八云:“唐求,嘉州涪江人,所谓‘诗瓢唐山人’也。”《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一则说他是长安人。按:查《旧唐书》卷四十一、《新唐书》卷四十二,青城为蜀州所辖的四县之一。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七载,蜀州青城县有味江镇。据此,唐求当为蜀州青城县味江镇人。

唐求,字不详。关于他的名字,有“求”、“球”两种说法。孙光宪《北梦琐言》^①、李颀《古今诗话》^②、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三、陈振孙《直斋书

收稿日期:2001-02-09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川教计(2000)12号]。

作者简介:房锐(1966—),女,河南省沈丘市人,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味江距青城山不远,故唐求在《题青城山范贤观》诗中有“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之语,此可为内证。唐求隐居味江山中,人称“唐山人”或“唐隐居”。今崇州市街子镇唐公村,即唐求故里及隐居之地所在。民国时期,在唐公村发现了始建于道光年间、重建于光绪六年的“唐诗人唐求故里碑”(现存放于市文化馆内)。又街子场味江河畔铁索桥头,原有“唐公祠”一座,这亦证明蜀州为唐求的故乡。如此,则唐求为长安人之说不能成立。由于唐时蜀州归成都府管辖,故亦可称唐求是成都人。而杨慎所言显然不确,他极有可能把“味江”误记为“沫江”,因而把唐求归为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人。

关于唐求的生卒年,今已不可考。从其集中《邛州水亭夜宴送顾非熊之官》和《题常乐寺》两诗,可初步确定他生活的年代。《邛州水亭夜宴送顾非熊之官》是首送别诗,诗云:

寂寞邛城夜,寒塘对庾楼。蜀关蝉已噪,
秦树叶应秋。道路连天远,笙歌到晓愁。不
堪分袂后,残月正如钩。[3]

此诗当写于非熊考中进士、就任官职之前。《直斋书录解題》卷三说唐求“与顾非熊同时”,可能就是从诗中找到的依据。顾非熊,苏州人,顾况之子,其生卒年史书无载(闻一多《唐诗大系》作796-854年?)。非熊困举场三十年,始中进士。关于他中第时间,《唐摭言》卷八、《唐诗纪事》卷六十三、《全唐诗》卷五百九“顾非熊小传”均定为长庆中(821-824年)。《唐摭言》云:“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诏有司追榜及第。”按:陈商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曾任谏议大夫,礼部侍郎,官终秘书监。而《旧唐书》卷十八《武宗纪》云:会昌五年(845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由此可知,《唐摭言》、《唐诗纪事》、《全唐诗》“长庆中”之说有误^③。这首诗应写于会昌五年或稍后,它表现了诗人迷茫的心境以及依依惜别之情,基调低沉,和《发邛州寄友人》等纪游诗的感伤情调仿佛。据此,可初步推断此诗可能作于唐求早年为求取功名利禄而奔走路途之时。当时,非熊约50岁,唐求尚年轻,两人同时,但唐求年辈稍晚。非熊离开邛州不到10年即去世,而唐求在此后仍

有活动,我们从他的《题常乐寺》中可找到依据,诗云:

桂冷香闻十里间,殿台浑不似人寰。日
斜回首江头望,一片晴云落后山。[3]

常乐寺位于今崇州市街子场西8华里凤栖山中,始建于懿宗咸通五年(864年)[4](719页)。则此诗当不早于是年。它与《邛州水亭夜宴送顾非熊之官》的写作时间相距甚远。这两首诗是唐求武宗会昌年间至懿宗咸通年间社会活动的内证。

唐求一直到昭宗时仍然健在。《唐诗纪事》卷五十载:“或云:‘王建帅蜀,召为参谋,不就。’”按:僖宗文德元年(888年),置永平军于邛州,王建为节度使。昭宗大顺二年(891年),王建陷成都,后为西川节度使,废永平军。“帅蜀”当指王建占据成都之后,野心勃勃地想笼络在蜀地有一定知名度的唐求,但遭到拒绝。此时距唐帝国灭亡只有短短十数年时间。

又晚唐诗人李洞有《赠唐山人》一诗:

垂须长似发,七十色如鬻。醉眼青天小,
吟情太华低。千年松绕屋,半夜雨连溪。邛
蜀路无限,往来琴独携。[3]

《全唐诗》“李洞小传”云:“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诸王孙也。……昭宗时(889-904年)不第,游蜀卒。”这首诗写于李洞入蜀后,它为我们勾勒了一位年已古稀却超尘绝俗、狂狷不羁的山人形象。在公元9世纪末的蜀地诗坛,除唐求外,我们找不到第二个频频往返于邛蜀古道、且有诗名的唐姓隐士。其实,李洞诗中饮酒赋诗、携琴独往的山人形象与唐求诗中流露出的“雅趣”也相符合,如“莫忘分襟处,梅花扑酒尊”[3](《送友人归邛州》)、“寂寞前程去,闲吟欲共谁”[3](《发邛州寄友人》)、“砌觉披秋草,床惊倒古琴”[3](《友人见访不值因寄》)、“且喜琴书在,苏生未厌贫”[3](《山居偶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肯定李洞笔下的“唐山人”就是唐求。《唐才子传》卷十言唐求“值三灵改卜,绝念鼎钟”。按:“三灵改卜”意为改朝换代。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称帝,唐亡。结合《邛州水亭夜宴送顾非熊之官》一诗,若把唐求的生年定于穆宗长庆(821-824年)或敬宗、文宗宝历间(825-826年),则此时唐求至少已有80余岁。到了如此高龄才打消功名之念,显然与

情理不合,故《唐才子传》所言不确。

唐求卒于何时,无考。《唐才子传》卷十云:“后不知所终。”阮阅《诗话总龟》卷十四引《北梦琐言》说他“亦可凌厉名场,而死丘樊,所谓蜀人无志怀土,正此也”。由此可知,唐求自甘寂寞,直至老死茅屋,是个不折不扣的隐士,因而他的卒年也成了个难解之迷。通过上述考辨,我们大体上可得出如下结论:唐求约生于穆宗长庆或敬宗、文宗宝历间,主要活动于武宗会昌年间至唐灭亡前后^④。

关于唐求的游历,《唐诗纪事》卷五十引《北梦琐言》:“球诗思游历不出二百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云:“唐求诗所游历不出二百里。”《唐才子传》卷十也说他“所行览不出二百里间,无秋毫世虑之想”。按:三书皆误。唐求集中有《舟行夜泊夔州》、《巫山下作》,则他的游踪曾东至巫山、夔州一带。从他《伤张玖秀才》“入关词客秋怀友”之句,可知他曾北出秦关,并可能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旧唐书》卷四十一称蜀州至京师有三千三百三十二里。由此可见,唐求的“游历”远非仅二百里。

唐求交游不广。《茅亭客话》卷三说他“至性纯恇,笃好雅道,放旷疏逸,几乎方外之士也。每人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非其类,不与之交”。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清高孤傲,交友审慎。长年的隐居生活和极低的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和他交往的决非达官贵人、高僧、名道,而多半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寒士、微僧、微道。在他们中,有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客死异乡的张玖秀才和年过半百的顾非熊,有郑处士、杨山人、王山人等遁迹山林的隐士,还有一些方外之士,如刘炼师、著上人、舒上人、行如上人、静公、楚公。其中,行如上人是峨眉山的僧人,舒上人与诗人往来密切,交情也最厚。《和舒上人山居即事》、《酬舒公见寄》为唱和之作,从“为文长遣世间知”句看,舒上人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僧。又《秋寄口江舒公》是寄别诗(疑诗题缺字应为“味”)。结合《山居偶作》等诗来看,疑舒公即为味江山的僧人。

从唐求的诗作可看出,在他的思想中,儒、释、道兼存。他首先是一位儒者,儒家思想是他安身

立命的依据。早年,为了搏取功名,实现个人价值,他在人生旅途上艰难跋涉。当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后,他弃绝了世俗的追求,自觉恪守儒家“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古训,抗俗自立,不与浊世同流合污。

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期,一般民众和士大夫普遍奉佛,佛刹、精舍比比皆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唐求同佛教也有着极深的联系。在他现存的诗中,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有11首。他和遁迹空门、远离尘世的僧人频繁交往,说禅论空、栖心释梵,成为他隐居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唐代,道教被抬高到国教的地位,而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民众中有着极为深厚的道教信仰。出身于四川射洪的初唐诗人陈子昂年轻时就常常求仙学道,他在《答洛阳主人》一诗中公开宣称“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3]。从小在江油长大的盛唐诗人李白受道教影响极深,他在《感兴八首》其五中也自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5]。生活在浓厚宗教氛围中的唐求自然也深受影响。张道陵创立天师道的鹤鸣山(今属四川省大邑县)离他居住的味江山不远,被道教誉为第五洞天的青城山更是近在咫尺,他常常往返于味江山与青城山之间,求方问药,乐在其中。

唐求信奉佛教、道教,但并非沉溺于其中而难以自拔,也没有用它们取代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儒家思想。他在传统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念失落之后,从佛教、道教中获得了心理上的宽慰和精神上的解脱。他在遵循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恬淡无争的精神和道教的超越意识,安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并以此来对抗世风日下、腐败污秽的现实。他以儒为主,佛道兼修^⑤。

唐求不同于那些标榜清高、猎取名声、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他是真正喜欢隐居生活的。同样,他也写诗,但他并不把诗歌当作搏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他写诗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茅亭客话》卷三云:“(唐求)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纳于大瓢中,二十余年不知其数,亦不复吟咏。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识者云:

‘唐山人诗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润损坏，十得其二三，凡三十余篇行于世。”《古今诗话》、《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亦有类似的记载。

唐求诗集，《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九集部别集诗类录为一卷。杨绍和《楹书隅录》卷四云：“按《唐山人集》一卷。……《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中兴书目》均不载，《延令季氏宋板目》中载之，书仅八叶，计诗三十有五首，为南宋精槧，历经名贤珍弃，精雅绝伦。”唐求存世的35首诗及一联残句亦为《全唐诗》收录。

蜀人向以“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著称[6]（卷三）。唐求审时度势，抱有用之才，隐逸而终，堪称“智者”。然而，在他“无志怀土”、“无秋毫世虑之想”的背后，深潜着的竟是外人难以置信的大愤懑、大悲痛和一颗不甘寂寞的心。正如吴之英《重修唐隐居祠碑》所言：“隐居身已不显，将不必以诗显，而犹留此瓢，其有不行之行，不言之言者在邪？”[7]从他奇特的诗瓢寄诗之举可看出，才不为世用、建功立业无望的诗人长期以来执著的“立言”志向。而这种隐衷竟以如此怪异、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实在令人深悲不已。

渴求知音的诗人生前并无多少知己，死后也异常寂寞。一千多年来，他的“苦心”仍然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他的诗作也渐渐被人遗忘，这是令人遗憾的。

二

晚唐时期，朋党相争，宦官乱政，各路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已。李茂贞、朱全忠等军阀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整个社会已岌岌可危。生活在这一悲剧的时代，唐求的生平遭遇、出处不能不受到影响。他的诗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下层文人的心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如他的《客行》诗道出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自己为维持生计而流落他乡的可悲命运：

上山下山去，千里万里愁。树色野桥暝，
雨声孤馆秋。南北眼前道，东西江畔舟。世人重金玉，无金徒远游。[3]

在唐代，重利之风盛行。而自从德宗初年实行两

税法，以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以来，货币增值，人们更公开追逐金钱，见利忘义。孟郊曾为此发出叹息“薄俗少直肠，交结须横财”[8]（《峡哀》），“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8]（《伤时》）。到了唐求生活的时代，重利之风更盛。在巨大的物质压力下，出身寒微的诗人不得不远适异乡，谋求出路。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十云：“夫士人既无常产，为饥所驱，岂免仰给于人，则奔走道途，亦理之常尔。”唐求此诗道出了中晚唐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寒门士子的苦衷。

唐求的伤悼诗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他在《伤张玖秀才》中尽情倾泻着自己的无比哀痛之情：

铜梁剑阁几区区，十上探珠不见珠。卞
玉影沉沙草暗，骅骝声断陇城孤。入关词客
秋怀友，出户孀妻晓望夫。吴水楚山千万里，
旅魂归到故乡无。[3]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广大知识分子从识字起就被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理”。所谓“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他们唯一的人生正途。入仕建功，辅佐帝王，安邦定国，大济苍生的思想意识主宰着他们的灵魂。为此，他们深研经史，饱读诗书，受尽寒窗之苦，弄得体质虚弱，“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9]（《与元九书》）。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抛妻别子，长途跋涉，赴京赶考，却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学而优”未必能“仕”的现实，落榜的强烈刺激，郁积于心中的苦闷压抑等，使得一切悲剧都可能发生。而张玖秀才就是众多落榜者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十上探珠不见珠”，非但未能换来一纸通往官场的入场券，显亲扬名，实现人生价值，反而兰摧玉折，作了孤独飘零的“旅魂”，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的不幸遭遇是弊端丛生的晚唐社会万千仕进无门、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缩影^⑥。阅读这首诗，可以加深我们对晚唐不合理的科举制度的认识。

《马嵬感事》是唐求所写的一首咏史诗：

冷气生深殿，狼星渡远关。九城鼙鼓内，
千骑道途间。凤髻随秋草，銮舆入暮山。恨

多留不得,悲泪满龙颜。[3]

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10](12页)由于马嵬事变的男主角唐玄宗既是开创出“开元盛世”这一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一代明君,又是亲手酿造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而女主角是具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杨贵妃,因此,从事变发生之日起,文人们就对他们的爱情及其悲剧结局慨叹不已。到了唐求写作此诗时,早已从颠峰跌落下来的唐王朝已日趋没落,气数将尽。感怀往事,唐求内心的苦痛与无奈可想而知。在诗中,他以凝炼冷峻的笔触描写了这出发人深省的悲剧,内蕴比较丰厚,深得“风人之旨”。此诗剔除了红颜祸水的迂腐之见,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在晚唐咏史诗中独树一帜。

边塞战争是唐代诗歌中习见的题材。和前代诗人相比,唐求的《边将》诗带有晚唐特定的时代色彩:

三千护塞儿,独自滞边陲。老向二毛见,
秋从一叶知。地寒乡思苦,天暮角声悲。却
被交亲笑,封侯未有期。[3]

全诗笼罩着浓重而又凄凉的氛围,已没有盛唐边塞诗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更多的却是衰飒与伤感之气。可以说,唐代边塞诗发展至此,已到了它的尾声。在这首饱含深情的诗作中,诗人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久戍边塞的将士内心的感受上,写出了他们的数奇与悲辛,压抑和苦痛,寄慨极深。诗的最后两句和贯休《战城南二首》之二中“十载不封侯,茫茫向谁说”[3]有相似之处,都点出将士功业未就的现实和迟暮之感,但唐求诗立意更深:久戍无果,本已无奈,复被亲朋所笑,情何以堪!读来愈觉沉痛。从这些不幸的将士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怀才不遇的诗人的影子。

《庭竹》是唐求一首别具特色的咏物诗,它生动地写出了庭竹的精神,既是咏物,更是咏怀:

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
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3]

礼赞的是一种坚劲不屈、决不苟且、峻洁的人生,这分明是身处浊世的诗人高洁品质的写照。可见,唐求确是一位极具个性、骨头很硬的真隐士,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隐逸诗是唐求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是他隐逸生活和隐逸志趣的真实再现,如《山居偶作》:

趋名逐利身,终日走风尘。还到水边宅,
却为山下人。僧教开竹户,客许戴纱巾。且
喜琴书在,苏生未厌贫。[3]

诗人对早年为求取功名利禄而在污秽的尘世间四处奔波的生涯作出了深刻反省。《庄子·齐物论》云:“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愁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面对有志难酬的现实,诗人在经历了迷茫、悲哀、愤懑、绝望的历程和一番心灵的痛苦挣扎之后,终于放弃了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走上了“独善其身”的人生之路,把隐逸山水当作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和生命存在的皈依。诗的最后一句反用苏秦游说诸侯、求取高官厚禄的典故,表明自己视功名富贵如尘埃,甘愿贫贱终生的志向。这是他对腐败污浊世事的抗争,也是他无悔的选择。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卷三中指出:“夫草泽间有隐逸得志者,以经籍自娱,诗酒怡情,不耀文彩,不扬姓名。其趋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乎!”直到现在,他的人格、操守、志节也仍然令人佩服。

读唐求的诗,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晚唐这一封建衰世的感性认识,了解当时下层文人的悲剧命运,感受诗人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情感世界。

从唐求的诗中,我们既能了解宗教信仰对一个下层文人思想及诗歌创作的影响,又能了解晚唐佛教在蜀地的兴衰。他曾写过一首题为《古寺》的诗,诗云:

路傍古时寺,寥落藏金容。破塔有寒草,
坏楼无晓钟。乱纸失经偈,断碑分篆踪。日
暮月光吐,绕门千树松。[3]

曾经香火不断的古寺成为废寺,也许是由于年久失修,宗派式微,但更有可能是李德裕及武宗毁佛造成的结果。据《新唐书》卷一百八十《李德裕传》载:李德裕在剑南西川时(830—832年)曾拆毁浮屠、私庐数千所,给当地佛教以很大打击。会昌四年(844年)至会昌五年(845年),在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李炎诏令灭佛,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强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在晚唐,废寺普遍存在。张祜、杜牧、刘

沧、李洞等诗人都曾吟咏过废寺，但反映蜀地佛教衰落的诗却极少，唐求这位土生土长的蜀人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唐求《题常乐寺》一诗作于懿宗咸通五年或稍后，距会昌毁佛约二十年左右时间。《通鉴考异》云：“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11]（卷二百四十八）此诗直接反映了在懿宗的扶持下，佛教在蜀地的再次“振兴”。这两首诗在蜀地佛教发展史上都是值得一提的。

叶燮在《原诗·外篇下》中指出：“晚唐之诗，其音衰飒。”“衰飒”即是晚唐社会的特征，也是时代审美心理的反映。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唐求也颇多衰飒感伤之音，如他的《晓发》诗：

旅馆候天曙，整车趁远程。几处晓钟断，
半桥残月明。沙上鸟犹在，渡头人未行。去
去古时道，马嘶三两声。[3]

荒寒萧瑟的景致和诗人内心孤寂无奈的感受自然融合在一起，情调低沉而感伤。

值得注意的是，唐求注重在诗歌语言、意境的锤炼上下功夫。他善于炼字，在《古寺》一诗中，诗人所见无非是“破塔”、“寒草”、“坏楼”、“晓钟”、“乱纸”、“断碑”等凄清幽冷、衰败没落的景物，但他用一个“吐”字就把眼前荒寂的景象写活了，并使生气贯注其间。又如《发邛州寄友人》“晓鸡鸣野店，寒叶堕秋枝”，“鸣”、“堕”两字，一为所听之声，一为所见之景。诗人通过这两个富有特征的动态描写，写出了秋日早晨的寒凉、静谧，也道出了内心的寂寞与孤独。由此可见诗人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

唐求喜欢用清淡的色彩描绘宁静幽远的大自然，但他并不漠视其他色彩，且较注意色彩的搭配。如《送友人江行之庐山肄业》“楚水秋来碧，巫山雨后青”，想象楚水秋来碧波荡漾，巫山经雨之后郁郁葱葱，充满勃勃生机。又《题杨山人隐居》“绿缀沿岩草，红飘落水花”，写岸边点缀着青青绿草，水里飘浮着坠落的红花，色彩鲜艳明快。诗人有意识地把多种色彩引入诗中，为他偏于清寒的诗境增添了几分活力。

和李商隐等晚唐诗人不同，唐求在诗中尽量不用僻典，如《巫山下作》：

细腰官尽旧城摧，神女归山更不来。唯

有楚江斜日里，至今犹自绕阳台。[3]

好细腰的楚王与巫山神女的典故人人皆知。诗人巧妙地把它与巫山景色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凄迷、怅惘的意境，引人遐思。他在诗中使用的一些宗教典故和宗教词汇，如洞天、醮坛、兰若、贝叶、般若、持戒、如意、禅、磬、偈、斋、色、空、染、塔、衲等，也是人们熟知的。试看《夜上隐居寺》：

寻师拟学空，空住虎溪东。千里照山月，
一枝惊鹤风。年如流去水，山似转来蓬。尽
日都无事，安禅石窟中。[4]

第二句用东晋高僧慧远“虎溪”之典，赞美欲师事的僧人佛学修养高深，并表明两人的亲密关系。第五句典出《论语·子罕》。孔子痛感时间之流如东去之水，一去不返，临川而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唐求活用该典故，剔去了积极入世、时不我待的焦虑感，表达了自己疏离世事、随缘自适的人生感悟。因此，他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带有一种哲理和浓厚的禅味。

唐求诗歌立意巧妙，独出匠心，如被杨慎誉为“集中第一”[12]（卷八）的《送友人归邛州》：

鹤鸣山下去，满篋荷瑶琨。放马荒田草，
看碑古寺门。渐寒沙上雨，欲暝水边村。莫
忘分襟处，梅花扑酒尊。[3]

诗人把送行途中所见之景、所历之事平平写来，淡而有味。最后两句嘱咐友人不要忘了饯别时梅花飘落酒尊的情形，殷殷惜别之意尽寓其中，言尽而意未穷，诗的格调也因此显得清雅别致。

唐求的诗，五律、七绝俱工，风格清新自然，正如《唐才子传》卷十所云：“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他的诗深受孟郊、贾岛的影响，如《客行》中前四句，“不但似贾岛，且似孟郊”[13]；《赠行如上人》中“衲补云千片，香烧印一窠”两句，“则肖贾语”[13]。但他主要继承了贾岛诗平易浅显的一面，而无其尖新奇巧的特点，素朴纯净，清新可读，别有一番风味。虽然其诗在总体上未能超出晚唐诗歌的范围，但诗人对诗歌语言、意境等方面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晚唐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常言道，尝一脔可知鼎味，读唐求的诗歌，可以对晚唐诗风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注释:

- ①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四引《北梦琐言》云:“唐求,杨夔伯有诗名。”按:今本《北梦琐言》佚此条。
- ②《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六引《古今诗话》云:“唐末蜀川有唐求。”
- ③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第 352 页(中华书局,1990 年版)。
- ④唐求生年略早于李洞,故张兴武先生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第 225 页中说的“大约比李洞稍晚一些,还是在蜀中,唐求继以苦吟见称”一语不够准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另:杨荫深先生在《五代文学》第九章《前蜀文学》中把唐求列为前蜀诗人,似也不太妥当(民国丛书第五编,第 48 册,1996 年版)。
- ⑤张兴武先生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认为唐求“以道隐”(第 33 页)的说法,不太符合唐求的实际思想状况和隐逸实践。
- ⑥在《全唐诗》中保存了大量晚唐文人的“落第诗”。如司马扎《感萤》:“青萤一点光,曾误几人老。”(卷五百九十六)胡曾《下第》:“翰苑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卷六百四十七)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春色年来谁是主,不堪憔悴更无成。”(卷五百九)这些诗均极具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 [1] 唐诗人唐求故里碑[A]. 崇庆县志·艺文志[M]. 1926 年铅印本.
- [2]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 崇庆县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5]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84.
- [7] 崇庆县志·江原文征[M]. 1926 年铅印本.
- [8] 华忱之,喻学才. 孟郊诗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9] 白居易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0]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1] 资治通鉴[M]. 文渊阁四库全书[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 [12] 杨慎. 升庵诗话[M]. 历代诗话续编本[Z].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苏雪林. 唐诗概论·唐末诗坛[M]. 民国丛书第三编[Z]. 上海:上海书店,1991.

Approach to Tang Qiu

FANG Rui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ang Qiu, a late Tang poet and recluse, is active between Wuzong Huichang years and the years around Tang's dying out. His thought embrace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His poems, fresh and natural, reflect the social state and the psychology of scholars of lower strata and enrich the artistic expressive ways of late Tang poetry to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Tang Qiu; biography; association; thought; poetry value